

朋友 我爱你



王 群 生



2 039 1630 7

朋友,我爱你

王 群 生



朋友,我爱你

王 群 生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0 $\frac{1}{8}$ 字数 386,000

1984 年 3 月北京第一版 1984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03,000 册

书号 10228·070 定价 1.65 元

奇妙的生活啊！你慷慨地给了我多少迷人的憧憬，动情的梦幻，壮观的图象，慑人心魄的现实画面……我深知，当我的笔向生活的原素发掘时，能觅到美的宝藏；同时，也会挖出丑的伴生矿。

美与丑，总是相反相成、互为一体的，谁也不能执拗于自己的偏爱，对其中之一视而不见。

诚然：美的，我赞叹、欣赏、褒扬；丑的，我鄙夷、唾弃、贬斥……可我也只能用笔者的道义力量，给一些褒或贬罢了，别无其它作为。

我不知以下这篇以生活为依据的文字，能否给大度将它读完的读者诸君些微的感染——我不敢用启迪、启示这一类词汇。如果诸君能同我一起唏嘘、一起蹙眉，无管是对我极大的慰安，我也就十分知趣地心满意足了。

——笔者敬白

目 录

笔者敬白

第 一 章	轻风里的夹竹桃花	1
第 二 章	思想者	67
第 三 章	我要负责到底	137
第 四 章	啊!今天是美好的	209
第 五 章	色彩绚丽的一曲	277
第 六 章	生活,沸腾着	346
第 七 章	美的与丑的	417
第 八 章	星星的海	491
第 九 章	当代青年	564
最后的话		636

第一章

轻风里的夹竹桃花

一

雾。迷迷濛濛的晨雾，山城初秋的晨雾，象一匹无边无际的银绸，裹着大西南这座拥有数百万人口，刚从一夜甜梦中醒来的重庆。

银雾弥漫，银雾缭绕。这座落在扬子江、嘉陵江会合处的著名山城上，那晚起的皎皎晨光，镀亮了两江大桥、环山大路、层层叠叠的楼群、铺绿嵌红的花圃、街市、厂房、校园、码头……浓雾翻飞，晨光滚动。

大都会特有的喧闹：机器的轰响、车笛的鸣奏、人声的嘈杂，汇成了一曲浑然的交响乐，在银色的晨雾里、金色的晨光中鼓荡着。

我夹着手提包，随着上早班的人流，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。

公共汽车在一片车笛的啸叫声中，在透渗着金光的晨雾中缓缓行驶。

车厢里，人们你言我语搭讪着：数说着昨夜的细雨、今晨的浓雾。坐着的、站着的，人人脸上，辉映着喜悦的神

色。

迎面驶来的各式车辆，一一亮睁着车灯、鸣响着车笛，从浓雾里突兀地出现，又缓缓从我们的车旁驶了过去。

此刻，我一手抱着手提包，一手扶着驾驶台后的横杆，默默思考着即将开始的、使我心情分外激动的采访——

是啊！如今已是八十年代第二个秋天了。从部队转业回到山城三年，我这个历经了近三十年戎马生涯的转业军人，依然从事着早在部队里开始了的笔耕。我是在大治之年，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呼唤声中，在实事求是的阵阵熏风里回到山城来的，才可能在一片复苏的土地、一片复苏的心灵中觅得真善美的花蜜，为读者酿几杯醉心的甜酒。我深知，读者诸君也能从中品尝到苦涩的回味。因为，生活本身的复苏，也是一个艰难、痛苦的变革过程呵，何况是百废待兴的祖国……人们，确是满怀信心，挟着我豪迈地行进着。今晨，我是按着预定计划，乘车到南岸野猫石扬子江机床厂去访问年轻的工程师兼副厂长、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廖子明同志。尤其是，年纪轻轻的他身患胃癌绝症的消息在报上披露之后，更引起山城市民和舆论界普遍的关注。

可使我困惑不解的是，当我拿着市作家协会的介绍信到市机械局联系进厂采访时，一位副局长同志竟笑吟吟地百般劝阻，无论如何不让我下厂与这位身患绝症、仍然在厂里坚持工作的这位闻名全国的年轻模范人物见面。他坚持的理由无非是站在领导角度上的谦虚、关怀下属的好心，简

直弄得我无所适从。直到昨天上午，我找到那位市委里分管工业，又十分关心我们文艺工作的郎书记，才算是解决了问题。郎书记听完了我的申辩与请求，只是眯眼冲我意味深长地一笑，提笔在市作家协会的介绍信上署名写了两句话，并催我一定尽快进厂。原来那位市机械局劝阻我的廖副局长，竟兼着这扬子江机床厂的党委书记。

市委郎书记的催促，廖副局长的劝阻，两两对照更在我心头结了一个谜团。

此刻，我心里更是分外的冲动。那位身患绝症、全国知名的新长征突击手，更在我的想象中增添了一层绚丽的光彩。

我急切渴望着立即见到他……

“瞎了眼哪！哪个朝我脚上踩唉？！”

一声大喝，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。回头一看，见一位头发蓬松、弯曲，满脸络腮胡茬的中年壮汉，正在车门旁朝一位老汉厉声喝叱着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那老人正忙不迭地朝这位向他瞪眼斥责的中年人道歉。

“对不起就算了事？你的眼睛长在脚后跟上了？”

“我……没看见。”

“没看见？说得轻巧。老家伙，我这双新皮鞋是刚上脚呵，你是安心跟我扯皮嚟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老人舌结语塞，无言以对了。

“你……你想咋个吗？”那满脸胡茬的中年汉子依然得寸进尺，步步进逼，“说话呀，未必连屁都放不出了嘛？”

这中年人的胡扯歪缠委实太不象话了，顷刻惹翻了全车乘客。你一言我一语，车厢内象炸了锅似的，大伙七嘴八舌，尽情朝这不讲理的中年汉子抢白、数落，不给他留一点喘息、反击的机会。

那中年人也斜着宿醉未醒的吊眼，转头蔑视周遭怒目相向的众人。他，伸手摸了摸腮帮上的胡茬，拢了拢额前卷曲的乱发，脖子上的青筋几鼓几胀，扯开了嗓门干嚎了起来：

“吔！人多，讲打嘛？兄弟奉陪。老子把话说清楚，是在车上动手嘞，还是等车拢了南坪我们下去扯圆场子干？一个对五个，到时候溜边边的是屁眼虫！”

嗨！这中年汉子口溅飞沫，向全车乘客下了“哀的美敦”书。

我瞅着在文明礼貌声中如此不文明、不礼貌的乘客，感到一阵恶心。可不，你看他翻领墨绿哗叽衬衣剪裁入时，头发烫得浪涌波叠，颇象是个爱美的人，却表演得如此丑恶，可真是大煞风景。

公共汽车绕过南坪，继续向野猫石方向驶去。

我扶着驾驶台后的横杆，凝望着车窗前变换的景色，仍顺着自己的思路默想着……

公共汽车驶抵野猫石，我随着人流涌下车来，举目一

眺，确乎被眼前初秋之盛景所迷醉。哟！簇拥着这崭新楼群、市街的，依然是我儿时记忆深处的翠谷碧峦、奇峰峻岭，在清晨湛蓝的晴空下，一扫儿时记忆中阴霾、昏暗的色调。街旁绿如翠玉的夹竹桃丛，满缀红红白白的花朵，在晨风中摇曳着。从市街楼群的豁口望去，那半山坡上一片片艳红的花朵，犹如绿涛中跃出的一层层大浪，灼热、耀眼，我简直看得痴呆了。美呀……

“同志！你是初来山城吧？”

一声亲切的重庆乡音，把我从迷醉的忘情境况中唤醒。回头一望，又瞥见那位身着朴素的深蓝涤纶衣裤，神态文静、安详的大嫂，正轻抿嘴角，笑盈盈地朝我注目凝视，那两汪深沉的眸子里，满蕴着山城人好客的情愫。

“嗯……不，”确知自己长别山城近三十年，口音也早已在北国漫长的日日夜夜中变了调，而我还是以老重庆自居，而颇觉自豪，“我是重庆人。建国初期，抗美援朝参军北上，转业回乡还没两年。”

“哦！……老乡咄。”

“野猫石这一带，变化可太大了！”

“那是当然嘛。这条大街，这排楼房，只是近两年才修起来的罗！”

我注目端详着这位善良、热心的大嫂，从她充满自信目光的双眼，从她挂着友好微笑的嘴角，确认她是位温存、娴淑的女人。她姣好的容颜，还未曾被岁月消磨得衰老；她美好的心地，却依着年华递增着热忱。难怪这好心的大嫂，会

对面向大自然沉湎于童年怀想的我，发出如此关切的询问。

“太美了！”我由衷地赞叹着这一片留有我童年足迹的闹市、山野。

这时，那位在公共汽车上曾无理取闹的中年汉子，匆匆从我俩身旁走过，还特意回头瞥了一眼大嫂，又向我扮了一个鬼脸，加快脚步朝前走去了。

好心的大嫂眉头一沉，望着远去了的中年汉子的背影，默默地摇了摇头。

我顺着中年汉子走去的方向，沿着这条岔道，从楼群的缺口朝山坡间窥探着：

“嗯！那座喇嘛庙哪儿去了？”

“喇嘛庙？！”大嫂双眸一亮。

“对。”我点着头，热心地问询着。“就是抗日时期挂过西藏什么宗教机构驻渝办事处的招牌，供过后藏的一个什么小活佛的双朝门喇嘛庙呀。”

“有，有呀！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大嫂抬起右手，指着山坡上那一片火云似花丛旁的一蓬竹丛，竹丛后隐隐遮掩着一群古建筑物——

“那不就是吗。走过那片玫瑰田，绕过竹林，就是那座喇嘛寺，如今可是重点保护文物了。哟！再往前走，喇嘛寺旁边，是刚解放那阵新建的扬子江机床厂。”

“扬子江机床厂？”

“是呀。这两年又有扩建，是我们西南地区生产各式精

密机床的大厂，在全国，还硬是有点名气哩。”

听大嫂这般地对我褒奖这座机床厂，且还是如此兴致勃勃，更引起了我的注意：

“您……就在这厂里工作？”

“嗯。”大嫂掠掠拂在颊边的短发，轻轻地嘘了口气，扬头冲我一笑，“在厂幼儿园当老阿姨。”

“太巧了，我今天就是到你们厂采访的。”

“哦！你是报社记者，又想到我们厂采访啥子材料嘛？”

“采访你们厂的廖子明同志。”

“哦……”大嫂打住了话头，脸上蓦地罩上了一层阴云，明亮的一双大眼倏地黯了下来。

尽管她脸上的表情如此细微，也暗暗向我透示了一重难猜的疑问。对，难怪机械局的副局长也阻拦我这次采访，我想他和这好心大嫂的心情一样，怕打扰了患胃癌绝症的廖子明同志。要不，大嫂为什么会面罩阴云、亮眼黯然哩。

大嫂再没有说话，独自迈步朝前走去。我只好默默跟着她慢慢走着。走过这依山新辟的街区，沿着新铺的柏油公路，步上了叠绿铺翠的山野，步近了这一片吐着馥馥幽香、托着万千蕾朵的玫瑰花田。

大嫂无言地迈步走着。

我在她身后步步缓随，感到些微的窘迫与尴尬。仿佛陡地把我从阳光拂面的山巅，置入了冷气袭人的深谷……真叫人瞠目不知所措。

“同志！你们这些报社记者呀……”大嫂又回过头来，刚才那满面一层黯黯的阴云早已不知去向，仍是眉开眼笑地对我问询，“好象对我们的廖副厂长，硬是追得紧哩。”

我望了望大嫂亮眼中宽容的笑，忐忑的心才得以平静。她误以为我是报社记者，看来对记者有些成见。显而易见，她是以长者的身份，出于对那位全国知名、身患不治之症又身兼数职、日夜辛苦操劳的年轻人的关怀，才对我这个“记者”表示了冷淡。她怕我们会打扰正处在与险症拼搏、还坚持在扬子江机床厂岗位上的廖子明同志吧。想着、想着……我拳拳的心，也就释然了。越发感到这位不见老的热心大嫂，是那样善良、深沉，处处对人体贴入微。

我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内心旁白——“这也许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。”

“大嫂！我不是报社的。当然，弄笔杆的人，总归会打扰别人的。”我不无歉意地向她表示了自己的不安。

“不多你一个嘛。这一年，我们厂的门槛，只怕都被你们这些写新闻、拍相片、照电视的人踏平了哩。”她又宽容地一笑。

大嫂温柔的笑，把我从刚才那些微的尴尬与窘迫中彻底解脱出来。我与她并肩走着：

“大嫂！我想问问你……”

“说嘛。”

“嗯……廖子明同志的病情如何？这样在工作岗位上硬撑下去，我担心他的身体……”

“我又不是医生，只会经佑幼儿园的娃娃崽崽，怕说不准哩。”

“我这次来采访，怕不大合适吧？”

“莫得啥。那小伙干精硬棒、活蹦乱跳，不象病人样，只是底气差些了。和他说话嚒，我看莫来头。”大嫂又在宽慰我了。

我和大嫂走过那片玫瑰花田，顺着新铺的柏油公路，走进了——一条当年的乡村正街，兀地为我展现了一页童年的追忆画面。

这条由石板砌成的宽宽山道，今日已成了这柏油公路横向登坡的捷径。只是石板坡坎路的两侧，这十几幢土墙旧瓦屋，还保留着我孩提时代的质朴印象。

——看，街口这株几人合抱的大黄桷树，还一似四十年前那样根壮杆粗、枝叶婆娑。记得那年日寇狂轰滥炸山城时，父母带我避难乡下，我们一家就蜗居在这南岸野猫石下的一间席棚屋里；而临时设立在那座喇嘛寺庙内的江苏旅渝小学，就成了我发蒙念书的母校。我虽只在这学校念完了二年级，但大后方的战乱生活，却在我心灵的深处烙下了难忘的印记。

忘不了啊！就是在这株黄桷树下，在一位卖“糖官刀”（用熬成浓液的蔗糖，在石片上浇铸龙、虎、豹、刀、枪、矛诸形状糖食）的瘸腿老人摊前，当年簇拥过多少天真无邪的男女孩童。我是用惊奇、贪婪的目光，在卖“糖官刀”的摊子旁，接

受了最早的艺术教育。记得在这卖“糖官刀”的挑担边上，还有卖甘蔗、卖苞谷花、卖红苕泡、卖白糖蒸馍的小贩。这校门外的一角，那黄桷树下的小院坝，曾是我们上学、放学路过时，甚至是我们课间活动最值得留连的去处……多少双朝门外的蜂拥嬉闹，这一切，已经逝去了四十年了……

大嫂见我如此深情、如此神往地瞅着这株黄桷树，她亮眼睁得老大，好奇地冲我盯望。她许是发现了我心头隐秘的乡情，或儿时梦幻的追念，嘴唇轻轻翕动，似欲启齿向我问些什么，终于只是自言自语地感叹着：

“这一带，只有这条小街，这段石坡坎坎，还同几十年前一样，没有大变。”

可不是吗。我扫视着两旁的幢幢旧屋，想从清晨活动的大嫂、大娘、娃娃崽崽们的脸上，去搜寻我儿时记忆中的熟悉形象，看来是永远不可能的了。

我默默地又跟随大嫂拾级而上，横穿一蓬过去未曾见过的翠竹丛，跨过柏油公路，当年那座带有两开双朝门的喇嘛寺，赫然又在我的眼前耸立了。

啊！我的心不由一震。这土红色的围墙、这围墙两端斗拱飞檐的双朝门、这围墙里重重偏殿大殿、这高高挑起缀满瓷塑兽形的黄瓦屋顶……这一切对我是那般亲切、那般迷人，仿佛儿时的往事，陡地飞越四十年的岁月，朝我扑面而来……我的双眼润湿了。

当我将目光移向这喇嘛寺的右侧，才瞥见了这一丛广

大的工厂建筑群。那“扬子江机床厂”几个凸起的大字，醒目地铸在公路旁与喇嘛寺并排的厂院大门的水泥门柱上。

至于，这座有名的大型工厂，是否应建在这古老宏伟的寺庙旁，这问题不容我思忖、揣度。因为，我要采访的主人公所在的工厂，竟是我熟悉的这座喇嘛寺的毗邻，使我对这座陌生的现代化的大厂，也增加了几分亲切感。

“同志！到了。”大嫂指着厂门那硕然的门柱，向我谦逊地一笑。

我从大嫂这一笑里，窥到了她对这座工厂的深厚感情。许是她在这工厂（尽管是厂里的幼儿园）工作了好多年了吧，才与这厂息息相关、休戚与共。

“谢谢您了。嗯……”我真诚地向热心引路的大嫂致谢。可惜，一路上我俩并未曾通名道姓，待到此时，倒难以补问了。

就这样，我跟随热心的大嫂，夹杂在上早班络绎不绝的人群中，朝工厂的大门里走去。迎面，却见一辆黑色的上海牌新式轿车停靠在传达室门口。轿车旁，一位身材微胖、额顶微秃，鬓缀几缕灰白发丝，身着银灰色薄哔叽中山服的干部，正向身边围着的几个人用左手比划着手势在讲什么。

这干部模样的人，看来不过五十上下。他气宇轩昂、面色红润，抬起左手拭拭微秃的额顶，说话间夹杂着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他，回头看见了大嫂与我，猛不丁煞住了笑声与话语，眯着眼睛细细朝我打量。刹那间，我有些不自在了。待我

仔细地向他一望，有些欣喜与惊异。

哦！原来是他。

二

我看清了，那位额顶微秃、干部模样的壮年人，竟是在市机械局办公室里劝阻我不要前来采访的副局长。从郎书记给我介绍信上的批字上，我得知他还兼任着这座扬子江大厂的党委书记。

我与不知名的好心大嫂，双双迈步朝停靠在厂门里的小轿车走去。

我一下愣住了。看，在围着副局长身边的几个人中，竟出现了适才公共汽车上蛮横无理、舌战众乘客的那个络腮胡茬中年汉子，他正若无其事、嬉皮笑脸冲大嫂和我眯着眼睛。

那位副局长，从围绕他的几个人的小圈子里跨了出来，招着左手高声喊着：

“老徐同志！来上班了，你每天都这么准时……”

“廖副局长！大家嚟，都是一样的嘛。”我身边这位姓徐的大嫂停下步来，冲那位什么副局长腼腆地一笑。

“唉！全厂哪个不晓得……”那络腮胡茬的中年汉子扯开嗓门嚷了起来，“我们幼儿园的老徐大姐，是个老资格的模范人物嘛，下雨、落雾，从不迟到早退。我们说声向你学习、看齐，还不容易看得齐哩……”